

《白夜追凶》续作时隔七年开播

硬核刑侦剧《白夜追凶》第二部《白夜破晓》，21日在优酷开播。“20日”也是剧中最受喜欢的角色“关队”关宏峰的生日，这样的安排仿佛一下填补了剧迷们七年等待的空白。《白夜破晓》重聚潘粤明、王龙正等原班人马，打造原汁原味的续作。

在开播发布会上，潘粤明时隔七年再度以“双关”身份亮相，他的回归感言是“衷心希望白夜系列还有第三部”。

案中案层出不穷

2017年，《白夜追凶》因快节奏、强逻辑和内敛克制的叙事风格一炮而红，上线16小时全网播放量破亿，最终以超过40亿的播放量收官。豆瓣评分一度冲上9.1分，刷新网剧评分纪录。此外，《白夜追凶》还被Netflix买下海外发行权，成为国内第一部正式在海外大范围播出的网络剧集。

《白夜破晓》仍由指纹编剧，延续了《白夜追凶》人物设定和剧情并继续推进。剧集讲述了被灭门惨案牵连的双胞胎兄弟关宏峰和关宏宇，与隐藏在暗



《白夜破晓》海报。

处的犯罪组织对抗，联合多方力量，追查213灭门案真相，最终光明战胜黑暗的故事。故事结构上，主线和副线相互支撑、相互推动，计中计、案中案层出不穷，反转不断。

为让身材“接戏”不吃晚饭

谈到续作开播的心情，潘粤明说，在家里，自己母亲做得最顺手的菜总是那几道：烧茄子、西红柿炒鸡蛋、可乐鸡

翅。每次他回到家，都要对着厨房里的母亲说：“不用给我变口味，您这三样我能吃一辈子。”

《白夜破晓》也在观众的喜爱下被盼望了七年，眼下终于开播，他越发体会到了厨房里老母亲的那份心情——惶恐、喜悦，饱含深情和爱意。实际上，每一位《白夜破晓》主创也感同身受，具体到过去七年，这份心情已经变成了一种执念——续集拍摄要原班人马，要原汁原味。

潘粤明透露，《白夜破晓》的第一集其实就是《白夜追凶》的第33集，时间线只相差了两个小时，但这中间隔了七年才开始拍摄，所以主创幕后花费巨大力气将七年的时间拉平。潘粤明为了“接戏”，几乎不吃晚饭才能保证和七年前的身材一致。

选择“书接上回”模式

《白夜破晓》不仅重聚了原班人马，还找回了七年前的演员服装，通过拉片一比一还原了原剧的每一个场景。潘粤明对脸上的伤疤也记忆犹新，亲自告诉造型师刀疤的位置是“眼角下一指到鼻翼侧一指”。

对于为什么选择“无缝对接”的续写模式，阿里大文娱盘古工作室总经理、《白夜破晓》总制片人张龙解释说，这是多番讨论后的结果。《白夜破晓》选择了“书接上回”，从第一季结局到第二季开端，戏剧时间只过了125分钟，“这一方式，一方面减少观众看剧的干扰，另一方面也希望观众感受到这些角色从未远离”。
据北京青年报

《小巷人家》热播

年代剧的喜剧表达与突破

最近，一部年代剧《小巷人家》很是让人上头。明明剧中尽是些吃饭、吵架、串门的琐碎小事，却看得人欲罢不能。除了成功的人物群像塑造与20世纪70至80年代社会风貌的还原能力，《小巷人家》以幽默诙谐的叙事语言，为观众描绘出一个真实又熟悉的年代图景。

为年代剧注入喜剧表达，似乎并非《小巷人家》一个孤例。它在前一段时间得到认可的几部年代剧中均有所体现，在更久远些的电视剧作品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父母爱情》等中，也有迹可循。喜剧表达能不能为年代剧这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电视剧赛道带来新的附加值？伴随着《小巷人家》的出圈，或将成为另一个出圈的艺术话题。

其实，这些年来，“年代剧”早就形成一套固定的模式，想要抓人并不容易。凭什么《小巷人家》能异军突起，让人看着看着嘴角上扬？上来三场令人捧腹的喜剧性场面里或许藏着答案。

剧情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州棉纺厂家属区的一条小巷里。原以为年代剧开端平平，谁知一上来就是场令人捧腹的喜剧。“你不给我分房子，我儿子就住在你家！”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棉纺厂女工宋莹（蒋欣饰）大半夜抱着儿子林栋哲来到张书记的住处，敲开门后，二话不说把儿子塞在张书记手里。在围观群众惊愕的目光中，宋莹头也不回地走了。四五岁大的儿子林栋哲冲着张书记，奶声奶气地哭喊：“我爸爸给你搞到了电冰箱票，你不分给我家房，就是你欺负我妈，欺负我家！”

这一幕，直接将观众拉回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初。在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无数人的生活将要随之发生改变。短短几分钟的这场戏，不仅交代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分房的时代背景，还把蒋欣饰演的宋莹这个主人公既泼辣又柔软



《小巷人家》剧照。

的复杂个性勾勒了出来。她是棉纺厂的“铁姑娘”，技术出众任劳任怨，成家很久三口人还在挤集体宿舍。房子，对她来说太重要了。经此一闹腾，宋莹“刺头”的名声传遍了全厂，但宋莹不在乎。最终，她分到了房，却失去了评先进的资格。但不要紧，丈夫体贴她，儿子懂事地用蜡笔给她画了张“个人先进”证书，暖色调的喜剧氛围凸显着林宋之家的温馨。

第二场喜剧发生在庄林两家人之间。同样分到房子的，还有厂里的女工、庄家的大儿媳黄玲（闫妮饰）。宋莹和黄玲就这样成了邻居。为省钱，两人寻思在小院里种蛇瓜来贴补家用。没想到蛇瓜长势太好，吃不过来，最后连送都送不出去。

更好笑的是，“皮猴子”林栋哲将蛇瓜伪装成蛇扔进教室，吓得女同学惨叫，老师不得已叫来了家长，丢了面子的宋莹决定用连吃一个月“蛇瓜”，给儿子来一次“触及灵魂”的教育。蛇瓜不仅成了林栋哲的童年噩梦，庄家两个孩子的荷包蛋也常要面临被栋哲抢去的命运。

《小巷人家》的日子苦不苦？若是肯定的。但充盈在每处细节里的喜感，说明了物资匮乏的生活也能流出蜜

来。不宽裕的物质条件，让下馆子吃碗面也成了奢求，第三场喜剧就发生在庄家女儿生日时。为帮筱婷过生日，宋莹想出了点子，请隔壁的母女二人和自己去松鹤楼吃面。偷偷摸摸的举动和筱婷的反常让林栋哲看出了端倪，他一路跟踪，发现了母亲抛下自己吃独食，大闹饭馆之余他边哭鼻子边数落宋莹“抛夫弃子”的场面，令人忍俊不禁。

人物是时代的一个缩影，作为创作的另一重镜像，年代剧里的女性形象也在通过喜剧表达，呈现出不同以往的个性。和《南来北往》里姜妍饰演的姚玉玲广受好评类似，《小巷人家》对宋莹、黄玲等女性角色的塑造，也不再仅展现她们在面对生活困境时所表现出的忍耐、坚韧和无私奉献的“悲情”一面，更着力于展现她们打破母职困境的透彻而豁达，揭示了女性形象在时代洪流中的自我觉醒。

以上三场冲突以喜剧的方式，既写出了生活的难处，也写出了难里的小确幸。故事不悬浮，情感不浮夸，不仅跳出了以苦难或怀旧做滤镜修饰的年代剧的固有套路，趣味性和生活性拉满的同时，也描摹出中国人乐观向上的精神内核。

细想之下，以喜剧表达创新年代剧叙事，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潜伏在了中国电视剧的美学传统之中。比较久远的有《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空镜子》《父母爱情》；比较近的有《父辈的荣耀》《南来北往》《小巷人家》。

年代剧通过喜剧元素的合理运用，能在一定程度消解其严肃和沉闷的氛围，使这类通常有着宏大叙事目标的作品更有趣更接地气。《小巷人家》用了很多喜剧元素去化解生活的苦：林栋哲的裤子一直都是破的，即便有新的，也是用庄图南的裤子改的；庄筱婷的新衣服是拆了旧毛线织的，住的小阁楼是用旧木头和旧玻璃在逼仄的空间里搭出来的。三个孩子卖牙膏皮、借小人书的日子虽清贫，但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的只有快乐，喜剧展现的是困境中的温度。

其次，这些喜剧表达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导演并不刻意要把作品拍成一部喜剧，而是让喜感在人物的言行举止和生活细节中流淌出，通过幽默诙谐的配乐烘托出。一些幽默俏皮的桥段，往往是伴随着人物弧光慢慢显影的。

作为现实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年代剧如今不能回避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人生困境，而喜剧表达的加入，能恰到好处地避免作品滑入过度渲染苦难的“灰色空间”，从而让作品的调子明亮。这也为现实题材创作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既展现矛盾冲突，又不放大矛盾冲突，在真实的生活和镀了金的记忆之间，寻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喜剧自然而然成了一种“刚需”。电视剧作为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艺术形式，需要在娓娓道来中提升观众对生活的认知和审美，并带来治愈的力量。喜剧表达作为更符合当代审美的方式，为年代剧边界的突破呈现了另一种可能，因为唯有乐观与勇气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创作最终能够打动人的朴素情感。

据齐鲁晚报